

刘士杰 著

诗化心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化心史

刘士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化心史/刘士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0
(1997. 重)

ISBN 7 5004-1934-1

I . 诗… II . 刘… III .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306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501~2500 册

定价 16.00 元

序

张 炯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诗歌应该说也是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领域。诗人很多，写诗的年青作者更多。年青人，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般都喜欢读诗。目前，我国的诗歌社团达 3 000 多个，印发的各种诗报诗刊据《华夏诗报》报道，就有 700 多家。仅广东和广西两地一年出版的诗集都各有 300 多种。可见我国诗歌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之大。这还不算古体诗词的创作，仅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便逾 5 万人。可是，写诗歌评论的人却很少，简直寥寥可数。与整个诗歌创作队伍的比例实在不相称。因而，刘士杰同志要我为他新出版的诗歌评论集《诗化心史》写篇序言，我确实觉得责无旁贷。

刘士杰同志与我共事已 30 多年。他是 1964 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我们曾一起跟随何其芳同志到安徽寿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留在一个大队劳动锻炼了整整一年。那时他已是个多才多艺的年青人，会写诗，能唱京戏和昆曲。“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用杂文的笔法写大字报，由于很有鲁迅杂文的神韵，在全单位竟颇为轰动。但实际上他为人相当忠厚和腼腆。后来，五七干校成立，我们又一起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劳动，汗水又流在一起。新时期开始，我也到了他所在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同事们都愈发感到他的多才多艺。确实，他的兴趣很广，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等各种文体的作品，他都读；他还参加了俞

平伯先生发起的演唱昆曲的团体，居然登台在长安戏院演唱过旦角。《诗探索》创刊后，他立即热心地参加了编辑工作。可以说，《诗探索》这十多年几经坎坷，居然坚持出了这么多期，刘士杰实在是与有功焉！也可能是因为编《诗探索》的缘故，他撰写的诗歌评论渐渐多起来。他的兴趣也似乎主要转向了诗歌。在当代文学研究室同仁的专业分工中，他也终于选择了诗歌。读者可以看到，这本评论集收辑的主要都是诗歌评论。数起来，被评的老中青诗人有好几十位。可见他在诗歌阅读方面的广泛。

他自己爱好写诗，加上他在大学读书时便师事赵景深先生，所以在传统戏曲方面的造诣很深。戏曲的唱词向来与诗是相通的。因此他对诗歌的鉴赏极有功力。他的诗歌评论可以说是懂行的评论，富于细腻的艺术感觉，对语言的音韵和色彩尤为敏感。他很注重我国论文评诗的知人论世的传统，为了评诗，他总尽量争取访问所评的诗人。据我所知，冯至先生和李瑛先生，他都访问过不止一回。我想，他与中青年诗人的交往肯定更多。加之，他对当代和现代诗歌都比较熟悉，有着宽阔的诗歌阅读视野和比较的眼光，所以，他的诗歌评论也往往能够切中肯綮。应该说，刘士杰同志是新时期以来涌现出来的我国有数的几个获得引人注目成就的诗评家之一。在他这本评论集出版之际，作为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我实在由衷地祝贺他，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我希望他在诗歌评论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更执着地前进，使得自己的笔墨更有理论的色彩，更有深刻的见地，并对我国诗歌的宏观发展发表更多的建设性的构想。我想，凭他的才气、学识和努力，他是一定能够在诗歌评论方面做出更大成绩的。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诗歌大国。产生过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涌现过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五四”以来的新诗坛也才人辈出，佳作连篇。但新诗与人民群众的广泛结合上却往往不如古代的诗词。这当然有诗歌创作方面自身不够成熟的原因，但对于诗歌的研究和

评论不够，也应是原因之一。新时期以来，诗歌研究比之以往是大大加强了，然而与诗歌创作和消费的规模比较起来，如上所述，仍然显得薄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刘士杰同志出版这本评论集，我想，一定也有鼓励诗歌评论和诗歌研究的意思。我十分欣赏出版社的这种举措。我热诚地期望在众多出版部门的支持和扶植下，我国的诗歌研究和评论也能够繁荣起来，为促进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目 录

序 言.....	1
论“朦胧诗”的兴起.....	1
论“新生代”诗歌	20
两条平行铁轨的部分对接	
——回眸1993年诗坛.....	31
如火诗情赞高原	
——读晏明诗集《高原的诱惑》	35
诗人的青春永驻	
——读晏明诗集《东娥错那梦幻》	38
历史潮流冲击“今天”岩石的浪花	
——评邵燕祥的十首抒情长诗	41
沉郁苍凉 睿智深邃	
——读桑恒昌诗集《低垂的太阳》	49
乡土风情 民族气派	
——读《刘章诗选》	54
辉煌的心灵在歌唱	
——读诗人流逸近作	57
天涯骆驼客 彩笔绘西域	
——评东虹诗集《奔驰的灵魂》	63
美好心灵的深情呼唤	
——读胡天风诗集《呼唤》	71

东方古典美和西方现代美	
交相辉映的“彩色世界”	
——评张烨的诗	73
奇峭怪险的魅力	
——谈诗集《魂旅》的语言特色	83
呼唤当代诗歌的崇高美	
——评易仁寰的诗	87
剪不断、理还乱的游子情结	
——评耿翔的新乡土诗	92
云想衣裳花想容	
——读杨子散文诗集《云之歌》	98
采自生活矿层的诗	
——读浦学坤诗集《太湖魂》	102
自然之子对人生的吟咏	
——谈姜耕玉的诗	105
真诚执着地呼唤诗美	
——读郭欣诗集《春天的恋情》	108
笔绘多彩人生 诗含深邃意蕴	
——序诗集《海眼》	111
至情至性的美丽	
——序诗集《诗神的极乐鸟》	115
打开心扉，和你对话	
——序《风尘诗选》	119
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	
——《心灯》赏析	123
象征 冷隽 奇诡	
——《冬景》赏析	126

初开的情窦残余的酒	
——读冯至诗《残余的酒》	129
永恒的魅力 伟大的人格	
——读冯至诗《画家梵诃》	132
寂寞风雨夜 心事连广宇	
——读冯至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135
高籁体的缘由诗	
——读冯至诗《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139
哀伤愤懑的牧歌	
——评唐祈诗《游牧人》	142
盛开情感之花 放射理性之光	
——评唐祈诗《圣者》	144
真正艺术家的勇敢	
——评唐祈诗《女犯监狱》	146
可贵的社会使命感	
——评唐祈诗《挖煤工人》	149
民族风貌 情趣盎然	
——读闻捷诗《信》	152
欢快的情趣 温馨的爱情	
——读闻捷诗《夜莺飞去了》	155
奉献精神的颂歌	
——评闻捷诗《水牛吟》	156
针砭时弊的警世之作	
——评寓言诗《花神和雨神》	158
热爱故土的由衷的心声	
——评木斧诗《画卷》	160
大巧之朴 浓后之淡	
——读晏明诗《我家的菜园》	163

生命价值的赞歌

- 评李瑛诗《珍珠》 166

生命的花朵永不凋谢

- 评李瑛诗《生命》 169

对比的艺术魅力

- 评李瑛诗《花店》 173

明丽隽永 情理交融

- 读顾工诗《回忆像潇潇雨丝》 176

睿智冷峻 幽默隽永

- 读阿红诗《他总向我微笑》 179

多彩的生活醇美的歌

- 读晓雪诗《采花节》 182

悲壮的挚爱深情

- 读桑恒昌诗《我年迈的父亲》 184

人的本质力量的礼赞

- 评武兆强的诗《大地之屋》 189

爱和生命的启示录

- 评莫文征诗《日出素描》 194

可视可感 感动心灵

- 评韩作荣诗《听音乐演奏会》 197

京城变革风貌的深情礼赞

- 评叶延滨诗《环行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

- 线——献给北京第一条立交公路》 200

实到虚处虚即实

- 评唐晓渡诗《镜子》 203

向命运挑战的青年雕像

- 评王家新诗《星空：献给一个人》 205

一个人类母亲的美丽神话	
——评李小雨诗《陶罐》	208
执著的追求 不屈的呐喊	
——读刘登翰诗《海的思念——大戈壁寄语》	211
美丽凄婉的爱情独白	
——读林子诗《给他》	214
让理想和真理的太阳照耀心头	
——读韩东诗《给初升的太阳》	217
风雨重重更见红颜丽	
——评昆曲《晴雯》	221
再现与表现	233
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	235
“西部文学”纵横谈	257
老树新枝开鲜花	
——《小桔灯》读后	266
烹文煮诗 健笔纵横	
——读毛锜新作《种金坪闲话》	274
平中见奇 生动感人	
——喜读《下棋看五步》	277
火热的诗情 闪光的思辨	
——评欧阳斌的散文	281
创新精神是艺术的生命	
——评《浮想的流星》	285
天然野趣 意蕴隽永	
——评《青青的山中》	288

也评《深深的辙印》	291
冯至访问记	295
我思·我信·我感觉	
——访老诗人辛笛先生	299
从受伤的心里流出创造的欢乐	
——访诗人罗洛先生	306
后记	315

论“朦胧诗”的兴起

“朦胧诗”的诞生

“朦胧诗”是新时期最令人瞩目的诗歌现象，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不像别的流派那样一开始就发表自己的艺术宣言和主张，也没有明确的艺术纲领，甚至连“朦胧诗”这个名称也不是自己命名的。“朦胧诗”人们没有文学团体的自觉意识，所以，最初“朦胧诗”派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至于“朦胧诗”这一名称的由来，则完全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1980年，《诗刊》从第8期起开辟专栏，就新诗的繁荣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第一篇文章就是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把那些“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的诗称为“朦胧体”，并且还特意举出老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为例。“朦胧诗”就这么叫开来了。起初，“朦胧诗”一词在批评者口中确含贬意，而在“朦胧诗”人那里，则不无自嘲之意；后来，知者抑或罪者都接受了这一名称，不含褒贬，成为一个新的诗歌流派的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其实，杜运燮和李小雨都不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朦胧诗”派的真正主将是北岛、舒婷、芒克、江河等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始于70年代初，由于“文革”期间的严峻环境，当时他们的作品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间流传。70年代末，在新时期温煦春风的吹拂下，他们由地下隐秘状态转向公开，创办了自编自印的油印诗报和诗刊。《今天》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诗刊。《今天》的编辑和

撰稿人都是志趣相投，美学追求相同的青年诗人，如北岛、舒婷、江河、杨燎、顾城等，于是，“朦胧诗”派就此诞生了。1980年，《诗刊》组织了第一届“青春诗会”，集中介绍了舒婷、江河、顾城、张学梦、梁小斌、杨牧、叶延滨、高伐林、王小妮、徐敬亚、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17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以及他们对诗歌的见解。这些青年诗人多数为“朦胧诗”人，所以此次“青春诗会”也可以看作是“朦胧诗”人一次集中而公开的亮相。自此，“朦胧诗”便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流传开来。

“朦胧诗”的出现，看似带有突发性质，以致使诗歌界、评论界，乃至广大读者毫无思想准备，普遍感到猝不及防，不知所措，为此引发一场持续五年的争论；但是，实际上“朦胧诗”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外部原因和诗歌自身的内部原因。

“朦胧诗”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朦胧诗”诞生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但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文革”时期。“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大批的“知识青年”群体，那散布于穷山僻壤“广阔天地”中的“知青村”，成为“朦胧诗”最适宜生长的土壤，也是未来“朦胧诗”人的摇篮。可以想象，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从革别人命的“文革”的主力军到必须“插队落户”的“再教育”的对象，从繁华的城市一下子被驱赶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如此大起大落的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巨大反差，对于十几岁的青年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他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不仅是沉重的体力劳动、匮乏的物质生活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他们普遍都经历了一个从困惑、迷茫到失望、思考，从反思到觉醒和心路旅程。记录这段人生道路和心路旅程，抒写内心的苦恼、愤懑和抗争，成了他们最初诗歌创作的动机和内容。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的第一人”^①的“食指”（郭路生）写于1968年底赴山西

^① 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期。

插队的列车上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写到在一片离别的声浪中，列车开始启动时，诗人瞬间的心理反应：“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晃动”，于是“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而这“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当列车慢慢驶离北京站时，“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向她大声地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用视觉和触觉的错觉，以及象征等手法，表现这一代青年的心理失衡和倾斜，1968年的“食指”已经显示出诗人的早熟，不愧为新诗潮的先驱者。而在《愤怒》和《命运》两首诗中，表现“在他的心中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①一代知识青年生活的大动荡，引起精神的深刻的大震荡，从而对原先坚定不移的信仰，对现存的秩序，包括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普遍、深刻的怀疑，以致要重新加以审视。这就是“朦胧诗”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原因。

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外部原因外，“朦胧诗”的诞生还有其诗歌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建国以后，新诗基本上是走的直抒胸臆、平易浅露、平铺直叙的道路。“五四”以来的现代诗，乃至“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的受西方诗歌较多影响的诗，都一概受到排斥，斥之为“宣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到了“文革”中，诗歌更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号筒，成为浮夸的、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新诗已走向僵化的绝境，诗走向它的反面：非诗。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新诗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向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诗歌传统挑战，闯出一条新路来。新诗要求突破传统限制的趋势，在“文革”后期犹如地火潜行，一旦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风气之先，就如明火蔓延，势不可挡。所以“朦胧诗”的出现顺应

^① 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期。

诗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势出必然。

正因为“朦胧诗”是向诗歌传统挑战的产物，所以它甫一出现，就与生俱来地具有明显的反叛特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思想内容上，“朦胧诗”的反叛特性表现为强烈的批判精神，它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一切腐朽邪恶势力。如舒婷的《风暴过去之后》、《神女峰》、江河的《纪念碑》、《葬礼》，北岛的《回答》、《宣告》，食指的《愤怒》都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在过去的极左思潮统治下，尤其在“文革”中，人道主义被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大张挞伐，因而在十年动乱中演出了一幕幕践踏人道、惨绝人寰的悲剧。对于这一切，“朦胧诗”人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的。因此，“朦胧诗”的反叛精神还表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强烈呼唤，对美好人生和心灵的向往和歌颂。在这方面，舒婷的诗最为突出。她的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温柔的光辉，给那些受到伤害的善良的心灵以人性的抚慰，同时对漠视生命的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则加以愤怒的拷问和审讯：“谁说生命是一片树叶/凋谢了，树林依然充满生机/谁说生命是一朵浪花/消失了，大海照样奔流不息/谁说英雄已被追认/死亡可以忘记/谁说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必须以生命做这样血淋淋的祭礼”（《风暴过去之后——纪念“渤海二号”钻井船遇难的72名同志》）针对“文革”中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个性，放逐自我，提倡奴性人格的残酷的思想统治，“朦胧诗”的反叛精神还表现为否定奴性人格，张扬自我，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人格。如舒婷的《致橡树》表现了知识女性的自尊自强的独立意识，以及对人格平等的要求。如顾城的《小春天的谣曲》写道：“我在世界上生活/带着自己的心”“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这里强调“自己的心”，“心是我的王国”，表现诗人要求肯定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愿望。

在艺术形式上，“朦胧诗”的反叛精神表现为反传统的艺术模式。“朦胧诗”摒弃了几十年来直抒胸臆、平铺直叙的抒情模式，突破了以前诗歌线性单向抒情的传统方式，变情感的平面单向型

为情感的立体多向型，变单一主题为多义主题，变写实为写意，变平直叙述为通感、象征、隐喻等多种艺术手段，诗歌的意象化得到高度重视并加以充分的运用，诗体形式也更加自由。所有这一切，使“朦胧诗”呈现出一种与以往诗歌完全不同的陌生的、朦胧的、耐人寻味的美。如杨炼的《蓝色的狂想曲》、车前子的《三原色》、北岛的《古寺》、舒婷的《船》、《路遇》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

当然，在论及“朦胧诗”的缘起和特点时，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在“文革”后期出现的地下读书热。“朦胧诗”人们当他们还是红卫兵时，曾亲身参加扫“四旧”运动，将古今中外的哲学、文学名著都作为“四旧”加以查抄、焚毁。但是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发现自己置身于文化沙漠之中。他们终于醒悟到，仅仅依靠当时反复宣传的政治教条并不能解决人生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文化知识的贫乏，思想感情的饥渴，对外部世界和自身进行探索、思考的渴望，激起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读书欲。“新诗潮在经验上来源于文革从狂热到消沉、迷惘、思考与觉醒的内心历程，而文化与艺术营养则得力于精神苦闷时期对来源不一的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不系统阅读。面对“文革”运动逐渐显露出来的生后后果与精神危机，……更多的人，却在消沉、怀疑和迷惘中，在知青生活的困境中，转入了历史命运与人生道路的思考与探索。这就有了遍及全国的地下读书热的兴起，涉猎对象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及自然科学著作，最多的则是文学作品。”^①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地下读书热：“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和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

^① 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